

說小想幻

魂遊記

行印局書明文海上

魂游記提要

意人電學大家格恩姆能以靈魂出遊老母之摯愛兄弟之薄情志士之假面虛無黨之真目的著名偵探之僞伎倆一一從靈魂眼中看出意想奇幻得未曾有譯筆又典雅名貴摹寫盡致令人軒渠不置此與蔣景械君之身外身同一筆墨黃華兩牘絳樹雙聲世有賞音當不河漢吾言

自序

天既生人。不當生世界。天生世界。即不當生人。世界無人。則完全一片乾淨土。何致昏濁。齷齪。漫天皆乖戾之氣哉。人無世界。則虛無縹渺。無所歆慕。無所希望。何致各蒙假面目。以謀其利欲之私哉。奈何世界有人。人復有此世界。而人遂失其爲人。世界亦不成爲世界矣。余年纔二十年耳。而對於世界之感情。甚惡。父老責余朋友規。余不能改也。戊申之秋。葛君孟豪。自巴黎返。將往北美。道出申江。聯牀作竟夕談。相得甚歡。而余之談。多憤時疾俗語。孟豪曰。子之言。何其與格恩梅相似也。法文小說有名魂游記者。爲意人格恩梅所著。嬉笑怒罵。抉世人之隱慝。盡表之於寸楮中。子

其讀之。余故不知法文。乃丐孟豪爲余誦且講。余以筆記之。歷半
月而畢。未加校勘。而孟豪已挾書東去矣。噫。格恩梅誠余之知己。
哉。何其言之多與。余意相似也。世果有格恩梅其人。余雖爲之執
鞭。所忻慕焉。戊申十月。傲骨誌於海上之天籟。

跋

王荆公有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奸僞有誰知此言可謂道盡千古作僞者之真相雖然子輿氏不云乎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此則可以褫作僞者之魄矣傲骨出示其新譯之魂游記囑下一語余觀書中所言其描摹社會情態至矣無以有加於其所言也爰取荆公詩及子輿氏之言與之戊申冬日甦民跋

序

昔湯卿謀有言。人生不可不儲三副眼淚。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爲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從來淪落不偶佳人。予嘗誦此言而善之。近歲以來。稍涉世故。見人間世。一切矯張爲幻之態。益復不可究詰。覺人類之中。竟無眞道德。旣生此競爭生存之惡濁。世界卽不免嬰。一切可悲可痛之恶感。觸卿謀所言。抑何不廣。予於三副眼淚外。別具兩副眼淚。一副哭地球不與彗星衝突。竟爾燬滅。一副哭世界生人生生物。徒惹出許多恶感情。鬱此孤憤無處發抒。嘗作一聯語曰：「恨地球不燬滅。願世界勿生生。」擬書之。齋壁以當痛哭。適傲骨以所譯魂游記。見示讀之。覺其中所言句。

句爲予肺腑中語不禁推卷歎曰傲骨其知道矣世界既不可燬滅人類之競爭生存亦無時或息君旣以嘻笑怒罵之筆揭此假面目予又何庸掬此無情之淚向空虛灑憂東海之枯而益其深耶於是爲之掩淚不哭匪惟不哭且爲之大笑戊申仲冬負生潘

葛孤序

魂游記

傲骨譯意

厭世主義創之者誰有何神力乃使我崇拜之遵行之覺大千世界各種人所抱之主義皆愚而自用冥冥汶汶莫究其極無如此推闡真理完美無缺者世人恒以厭世主義爲社會之蠹謂世人盡持此義則世界將無人類故目抱厭世主義者爲世之罪人余亦略知道德此理甯有未明乃入世三十年觸我目入我耳經我身縛我之腦系者事事物物無不促我入厭世之範圍余固痛惡厭世主義者而已之入於厭世主義却日深人或叩我以厭世之原因余亦不自知也

讀者母謂我作此說以文過也。余可略述往日之歷史。以證明格恩梅者。前此固非厭世之人。

余嘗卒業於科思大學。科思大學者。北意著名之學校也。余肄業其中。刻苦勤勉。爲儕輩冠。遇難題疑解。亦嘗如支那之聖人。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師長偶有褒辭。卽欣欣然有得色。甚或喜而不寐。所作之課稍有失當。則不豫者。終日扶頭蹙額。若重有憂者。竊嘗自負。欲有所發明。使格恩梅之名。與倍根。奈端瓦德。卡笛兒諸科學大家。相頡。頑聲譽隆然。與地球相終始。

大學既卒業後。頗欲以此身入政界。幼時游公園。見嘉富爾之銅像。巍巍高矗。砰然有動於中途間。見馬車飛駛。顯官危坐其中。心

輒。豔。羨。非。豔。羨。其。富。貴。利。祿。也。羨。其。大。權。在。握。平。日。抱。負。之。才。華。
一。朝。可。實。行。無。礙。位。高。既。爲。衆。人。所。注。目。一。舉。一。動。即。可。動。全。國。
之。傾。聽。或。且。震。撼。環。球。偶。有。片。長。即。可。傳。諸。不。朽。大。名。易。得。較。之。
華。門。圭。竇。中。有。才。莫。展。沒。世。而。名。不。稱。者。其。泰。否。真。相。去。若。霄。壤。
故。十。年。前。余。固。熱。心。於。政。治。常。以。功。成。名。立。爲。余。前。途。之。希。望。也。

訥。爾。遙。有。言。曰。懼。非。吾。所。知。也。拿。破。崙。有。言。曰。難。字。我。不。知。作。何。
解。此。二。語。昔。時。我。最。服。膺。曾。鐫。諸。兩。牙。章。佩。諸。胸。際。竊。念。當。此。炸。
彈。世。界。惟。兵。爲。能。故。嘗。窮。年。究。軍。事。之。學。或。日。坐。斗。室。中。咄。咄。書。
空。璧。畫。戰。陣。之。形。勢。甚。至。夜。夢。方。酣。狂。呼。而。起。繞。牀。摸。索。還。我。頭。
顧。衆。人。羣。笑。余。爲。狂。余。却。欣。欣。自。得。常。欲。追。隨。于。訥。拿。之。後。爲。世。

界之偉人

絮絮述個人之歷史。讀者得毋厭乎？請少安母躁。余再述二事後。即當以生死自由之奇術供諸君之一噱。

余性嗜演說。以爲欲開通民智。非演說不爲功。故常慷慨登臺。淚隨聲下。唇焦舌敝。喉膜破而血流。不知其苦也。吾鄉有救火會。余廁身其間。遇火警。輒奮勇當前。一日火起。于鄰家樓下。梯已燬。樓上二孩狂呼求救。余乘長梯入。挾二孩以出。火着衣髮眉爲之燼。倉卒間。斷一指焉。

諸君讀此。可知余爲熱心社會。勇於任事之人。今日得此奇術。抱厭世主義。而牢不可解者。非初意也。

余在科思大學也。入電學專科於電學之關係人身者。研之頗切。試驗催眠術之成績。余常有所心得。出師傳之上。嘗著論謂電學發達之後。地球之上將成爲神鬼之世界。其後讀佛家書。見有所謂靈魂者。死後則舍軀殼而行動自由。初時頗斥其謬。然以其說之怪誕。已存諸腦海。而不能去。自思果如佛家所言。則人死之後。其自由能較勝於生前。惟死後靈魂之樂趣。卒不得告之。生人使衆生明瞭。若後世有偉人焉。能使靈魂自由行動而已。操其生死之權。欲死即附靈魂以去。而遺其軀殼。欲生即驅其靈魂入軀殼。而人即復生甯非人生之快事。當時不過發一無聊之妄想耳。後於某年七月之夜。兀坐書室。研究電學。忽有所觸。覺佛氏之言大

可見諸實事即平昔之理想欲超佛氏之言而過之者亦不難達。其目的于是窮思極想如醉如呆致力於靈魂自由之學十年以來歷盡艱危焚髮者十有二次斷指者三次傷皮膚者百八十有六次傷目者二次身體麻木不仁歷七日而始復原者四次生死之間不容毫髮者七次遂能使亘古未有不可思議之奇術發見于世界余術維何卽能使己之腦系諸神經運諸軀殼之外化爲無形無色之物體往來於以太之中所遺之軀殼竟如死人而一轉念間仍能使我神經歸諸軀殼復爲普通之生人此怪誕之物體往來於以太中爲余命之曰化身試驗多次成績良佳遂於去年之八月一號在余家中作第一次之死人。

八月一號余之誕日也。余家人口殊鮮。老父早亡。母年六十餘。兄二皆有嫂矣。長曰潑雪斯。次曰兀魯真。余最稚。我母愛憐少子。待我爲獨厚。余二十八歲時入交際社會。遇婁固侯爵之女郎。女郎名劍霜。豪俠有丈夫氣。而桃腮杏靨復秀麗。多姿兩情纏綰。將訂婚約。而女郎竟以病殂。其後余厭世日深。覺家人父子。不過偶然之遇合。一剎那間。卽雲散風流。同歸於盡。何必紛紛擾擾。演出許多離合悲歡。惹起層層之煩惱。故至今不肯議婚。余兄弟之間。友愛甚篤。兀魯真長。余二歲少時。同肄業於科思潑雪斯精法律業。律師晚亦宿於家。兄弟三人。性皆淡泊。社會中之交際。恒少午四時。後輒團坐一室。促膝高談笑聲震屋瓦。夜未央。未嘗入寢室。老

母聞之亦怡然愉快常誇耀於人謂吾家諸郎其天性之友愛長而弗渝老身常用以自慰

時或談至生死事輒愀然不樂甚或泣下沾襟嘗相謂兄弟三人願同死於一日死當於笑談之頃言論正歡同時瞑目乃不止有痛苦若有所先後則必肝腸迸裂血竭淚枯此時之慘痛當不可言狀言至此已嗚咽不成聲一人亂以他語則復歡笑如初余幼時自校中歸失路而誤至肥田街肥田街余姑母之家在焉留余宿余未歸家明日以電話告二兄二兄至眼珠盡赤謂昨宵不見余歸驚恐不能成寐終夜痛哭得電話喜若狂急來此一日余病篤瀕死者屢潑雪斯終日哭常跪母前喃喃禱上帝願減己壽使

余不死。余家在鄉間。醫生來時已晚。欲配藥。至鎮市之火車已停。駛兀魯真騎馬而馳。往來三十里。月黑不能辨。南北陷蘆澤中。傷一足。血流及脰。仍馳驅。至鎮購藥而回。憊不能起者三日。後余病愈。兄弟復置酒相慶。歡愉莫可名狀。潑雪斯業律師所賃之事務所。忽火起。潑雪斯方晝寢。余大驚。冒火而入。挾之出二人之衣袴。盡焚。余嘗念兄弟如吾家者。環球能有幾人。得此亦人生之至樂。余父既早亡。家產皆母所主持。兄弟之間。於祖產皆互相推讓。不肯動分毫。卽己之歲入。亦不分爾。我或共置一處。任便取用。尙憶。有某公司股票三千元。老母以其利息煩瑣。命我兄弟收之。兄弟皆推讓。弗欲。後卒以潑雪斯業律師於股票事甚熟悉。乃以付之。